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始邑其先
 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
 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襁於足丘得孔子魯襄
 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
 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
 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
 父之衢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邾人輓父之母
 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更經季氏饗

孔子世家之北宋原刊書葉

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致武子之臺費人政
 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公有人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
 下代之服虔曰申句須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費人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
 斂處父服虔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
 成孟氏之保鄭無氏也我將弗墮十二
 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
 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
 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孔子世家之北宋原刊書葉在南宋時修補者

老子列傳第一上

史記六十一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
 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
 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

老子列傳之南宋初年補版書葉刻工牛實此人曾在紹興四年刻吳郡圖經續記

伯夷列傳第一下

史記六十二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
 授政示天下重器主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
 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
 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

伯夷列傳之南宋初年補版書葉

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

庶焉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

景雲屬虎肅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嚴定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

不稱非志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伯夷列傳第一

伯夷列傳之北宋原刊書葉

莊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

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

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天抵率寓言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

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蓋屬書

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

解免也其言澆泮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

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莊子韓非列傳之北宋原刊書葉

北宋刊南宋補刊十行本史記集解跋

傅斯年

宋刊史記百三十卷，存百十六卷，缺者十四卷，以宋元他本補之，江安傅沅叔先生舊藏，民國三十六年歸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此書世稱北宋監本，今於運來南京之後，匆匆檢讀，知北宋之說爲無可疑，而北宋監本之說，則絕無其事也。夫北宋監本多奉詔鏤板於杭州，宋人記載甚詳，然書板實存汴京國學，靖康金虜之禍，遂不可問。

三朝北盟會編九十八引趙子砥燕雲錄：

靖康（元年）丙午冬，金人既破京城，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斤。是時子砥實爲寺丞，兼是宗室，使之管押隨從北行。丁未（二年）五月，至燕山府。

靖康要錄：

靖康二年二月二日，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虜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監書板。

終金之世，不聞修治，即萬一在燕有其事，或在汴偽齊有其事，亦決無補版避欽宗諱之理。今補板最新一格中桓字缺末筆者不少見，且南宋越州刻工更不應有，今又有之（詳下），據此，知其有南宋人手跡矣，既有南宋人手跡，即決無北宋監本之理，蓋北宋監本隨女真滔天之禍而俱亡也。

此書原刊與歷次補板至少有下列七類可得分別。

- 一、原刊，無修補字。此類不多，間有數卷無修補之跡者。
- 二、原刊，有因模糊而剝削之字或因重校而改易之字。此類最多，前者觸目皆是，後者如武帝紀一頁十五行刊落悲哀二字。伍子胥傳六頁七行增一字。封禪書十七頁十五十六兩行增四字（蓋『壽功神君』四字之重文）此類亦多。

- 三、原刊，其中一段爲補刊者。補刊每自七八行至十三四行不等，似爲三片

砌成，此中刻工即爲補板之人。

四、補刊甚早者。此格幾與原刊無多差異，如莊子申韓列傳。

五、補刊較早者。筆畫已不甚新，此中恐不止一類，特不易辨別耳。

六、補刊之後者。筆畫甚新，桓字仍不缺末筆。

七、補刊之最後者。筆畫甚新，桓字已缺末筆。

今如以板之先後爲經，而排比其避諱與刻工，此書之層累或可斷定，然此非匆匆所能辦。逐字校理，宜必細心，且與此書有密切關係者，如世所謂景祐漢書與紹興二年越州通鑑。前者與本書行款悉同，字體絕似，刻工亦有同者，而補板之跡，則因影印描潤而不易審定，（看張菊生先生百衲本廿四史描潤記）。後者刻工亦有同於本書者，而其影印本在所謂百衲宋本通鑑中者糾存十之六，間別有一全本在上海，兩者即皆多補板，惟有據原書方可探其層次，而確定其刻工之時代，今欲借觀兩書，絕非易事，即退而但據影本，小心從事，亦非幾日所能奏功。逝將去國，時不我與，姑就避諱一端，述我所臆想者耳。

此書必爲宋印，有一確證。五帝紀有人以朱筆寫五帝之稱於每段之上，其顓頊之顓字正缺末筆，是爲宋人筆跡無疑也。有宋人筆跡在上，必爲宋印無疑矣。又此書保存絕好，除缺十四卷外，甚少殘損，口均完整，有人因是疑其原非蝴蝶裝者。然若干卷有人以墨筆寫左耳，耳之爲制，始於宋末，絕於明初，其與本爲便於蝶裝，其絕即因蝶裝之廢也。今有人寫左耳，必其在蝶裝時也。

今先言此書之『下至』即最後補版之時。遍查高宗嫌名無闕筆者（如項羽紀河渠書等）。孝宗嫌名，慎字亦不避（六國表），光寧嫌名均不避，其可指爲南宋踪跡者，若干補版之桓字缺末筆耳。此書原刊中桓字絕不缺筆，通書皆然，補版有甚新而又桓字一頁數見不缺筆者，亦偶有甚新而一頁數見闕筆者。如魯世家九葉（補版刻工阮于）板甚新，桓字五見，不缺筆。十葉，（補版刻工宋倭）另一書體，板亦新，桓字七見，均缺末筆，十二葉，（補版刻工徐政）一至七行爲原刻，桓字一見不缺筆，八至十四行。爲補板，桓字一見缺末筆。又齊世家各補板表列如下。

五頁 刻工呂堅 桓字二見，不缺筆。

六頁 刻工宋倭 桓字五見，均缺筆。

- 七頁 刻工孫詳 桓字十見，均不缺筆。
八頁 刻工呂堅 桓字六見，不缺筆。
九頁 刻工徐茂 桓字五見，不缺筆。
十頁 刻工俞忠 桓字九見，皆缺筆。
十一頁原版六行 桓字二見，不缺筆。
補版 刻工徐政 桓字一見缺筆。補版下半葉桓字一見缺筆。
原版五行桓字一見不缺筆。

十二頁 刻工宋倅 桓字二見，缺筆。

二十一頁 刻工胡滂 桓字一見，缺筆。

據此，桓字缺筆似爲最後一次補版，字體刻工不特不可與原刊比，亦皆遠不逮早期中期補版，且一版中無或避或不避者（除一版有新舊砌合者外）缺則全缺，不缺則全不缺，如此整齊，與本書中北宋諱全不同，似刊書至此宋末或南宋初而避諱趨於嚴格者。然則補版桓字不缺筆者，當在北宋，其缺筆者如下說。

然徒據桓字之缺筆亦未可執謂此類補版即在南宋，靖康時汴京在幽辱中，固無補版之閑情，然欽宗於政和五年立爲太子，至於卽位，十一年矣。補版爲儲君諱缺末筆，雖無此紀錄，可有此理，則桓字之諱，非補版即在南宋之證也。然吾另有說足證此書下至在南宋高宗或孝宗時者，曹元忠跋此書，以老子伯夷列傳證其曾經政和和改定，是固然矣，然老子傳既改，莊子申韓傳必隨之而改，以老子傳既抽出，莊子申韓傳行款不復合於原書，必重刊也。莊子申韓傳初看頗不易定其爲重刊，然細諦其筆畫，知是翻刻，而五葉之中，一葉刻工署一祥字，一葉署一印字，三葉無字，多與原刊之例不合，知其爲補刊，特補刊頗早，有時近於漫漶，以之比甚新之補版，其中必有數十年之距離，卽政和八年之修改，猶下距最後版若干年也。曹君之說甚精闢，惜見其一不見其二也，此一證也。此書甚後或最後一次之補板刻工有毛諫，在紹興二年越州通鑑中，毛諫亦爲補板之刻工，彼爲紹興二年刊本補板，必上距紹興二年有若干年或數十年矣，此二證也。綜合上說，此書之最後補板與刷印，距紹興初亦不當太近矣。

然此書與越州紹興二年通鑑之關係，並非同時，乃大有先後者，本書中補板有

章珍史彥吳圭徐政等刻工名，此數刻工在通鑑爲原刊之刻工，卽如通鑑前數葉，刻工正爲章珍，影印本已漫漶，同刻工之補板在史記中者，其筆畫若新發於硯，以之上較原刊之葉，至少有數十年之距離矣。此本書原刊在北宋之確證。此類補板，可爲北宋末，可爲南宋初，卽以越州通鑑證明之，旣以原板相差如是之鉅，則原板絕不能在徽宗時也。或謂其可在紹興中開雕，據此知其不然矣。

次談此書之『上至』卽原板開雕之時。今列本書中宋帝諸諱字狀況如下。（以原刊各葉爲據，補版有異者，著其異。）

- | | | |
|--------------|-------|--|
| <u>始祖</u> | 軒轅 | 不避。此在 <u>宋代</u> 原不常避。 |
| <u>聖祖</u> | 玄字 | 全闕末點。 |
| <u>翼祖</u> | 敬字 | 不缺筆爲常，亦間有缺筆者，如表六，敬字十四見，僅一處缺筆，又 <u>三王世家</u> 三敬字，二不缺筆，一缺。其在甚新之補版則敬字缺末筆者轉多。 |
| <u>宣祖</u> | 弘字 | 全闕末點，殷字有時全卷缺筆，如 <u>殷本紀</u> ，亦有時全卷不缺，如 <u>管蔡世家</u> ， <u>衛世家</u> ， <u>宋世家</u> （僅一例外） |
| <u>太祖</u> | 匡字 | 全書作匠。 |
| | 胤字 | <u>夏本紀</u> 兩見補版，不缺筆而作俗體。 |
| <u>太宗</u> | 嫌名耿字 | 不避。 |
| <u>眞宗</u> | 恒字 | <u>漢諱恒故史記文帝紀集解</u> 一見， <u>封禪書</u> 數見均缺末筆。 |
| <u>眞宗</u> 后父 | 通字 | 不缺筆爲常，偶有數處，通字作通，中末筆不下達。 |
| <u>仁宗</u> | 禎字未見。 | 貞雖爲嫌名，然與正諱無殊，不避。如表六『 <u>貞侯</u> 』二見，均不缺筆， <u>宋世家</u> 數見，均不缺筆。 |
| <u>英宗</u> | 曙字未見， | 嫌名不缺筆。 |
| <u>濮王</u> | 讓字 | 不缺筆。補版有缺末筆者。 |
| <u>神宗</u> | 頊字 | 全書不缺筆，補版亦然（ <u>五帝紀</u> ） |
| <u>哲宗</u> | 諱字未見。 | 嫌名胸字，不缺筆。 |
| <u>徽宗</u> | 諱字未見， | 嫌名均不缺筆。 |
| <u>欽宗</u> | 見上。 | |

高宗 見上。

孝宗 嫌名慎字不缺筆。

因未檢全書，不能斷言其諱否之比例，然大致當如上表。

又太史公自序全卷避諱狀況，表之如左。

原刊：一葉項不缺筆。二葉殷缺筆。三。四。五。六。九葉殷缺筆。十葉殷缺筆。十一葉（慎不缺筆，讓不缺筆，桓三見不缺筆。）十二。十五。十六葉（諱不缺筆。）十八葉（讓不缺筆殷缺筆。）十九葉（敬缺筆）。二十葉（弘缺筆，通字中末筆不下達。）二十一葉。二十二葉（通字二見中末筆不下達）二十三葉

兩端原刊中鑲補刊數行：七葉七至十四行補刊。十三葉（八至十六行補刊原刊中殷字二見均缺筆）

補刊：八葉。十四葉（桓字缺筆，刻工史彥見通鑑，敬字缺筆）

綜覽以上情形，幾無嚴整之結論可得，於是宋人刻書避諱之事傳統之說須根本加以檢討矣。世之藏書家每謂某書『避諱不嚴』，而學者作嚴格之論以此爲遁詞，卽如錢曉徵，以某書之一頁不避宋某帝諱，指爲元人補版，此於南宋中葉後刊本固宜，若見此書，又何說耶？大凡宋人刻書避諱，愈後而愈嚴，今所見者，多南宋中葉以後刻版，而此刻版之在建陽杭州者，每爲科場之用，其與禮部韻略所載功令相合，亦理所應爾。今於此書所排比之諱字，雖無一定之式，然似已可看出愈後而愈嚴。最初竟如不諱。卽如翼祖敬字不諱，在南宋以其爲已祧之廟，原無不可，若在北宋則無此理。異姓功臣表敬字十四見，僅一缺筆，貞字兩見，全不缺筆。貞字固爲嫌名，然此字自仁宗時已視若正諱。若謂此卷刻於翼廟既祧之後，則貞字不應不避，（宋世家貞字亦不避）貞字既不避，按之舊說，又須置之仁宗前。則敬字又必須避，兩者皆矛盾，安得謂北宋刻書避諱有常經耶？且上表所示，若每卷自成風氣者，殷本紀之殷字全避，宋世家則反之，兩者固皆原刻，不能指宋世家爲南宋刻也。此亦避諱無定之一例也。

避諱有定式，然後『上至』可以推定，今既無定式，則此書刊於何時，實難定論。（鐵琴銅劍樓小字本史記，瞿子雍以避諱定爲仁宗朝以前，恐亦大有問題。）

故以避諱字鑒定此書，轉不若以其刻工，然此書原刊刻工可與比擬者，恐僅有所謂景祐漢書一物耳。

然亦有兩點可注意者：原板避諱字不及仁宗而及漢王，以下諸帝並無之。其及於漢王者，有時如刊落讓字末書，要以不避為主，而眞宗后父之諱，尤可注意。『太后之父如廟制』本屬不經，時人譏之。北宋亦不以爲典要。地名未改，神宗卽以此字錫名司馬涑水之書。然則宋刊之諱此字者，宜爲仁宗或稍後之時，時王之制令尙在耳目也。南宋刻書有如此者，又翻板者未察也。今原刊中通字有時中末畫不下達，此節未宜忽也。豈此書果刊於仁宗時，如曹元忠說之一半耶？此固不能斷言，亦不能證其必不然也。至於讓字之缺筆，只在補版，其在原刊，或爲後來刊削者耳。此兩事皆非正典，而書中可徵，廟諱反若不逮。大凡中國帝王於常命未必責人以必從，於荒命則嚴按之有司，世人亦玩於常命，而於亂命則懼不測之禍。如此者可徵於北宋刊書，亦可歎矣。

然則此書上至竟無可確斷，其在神宗前似可置信，亦未可必，若竟以爲在眞宗時亦可完其說，而未必信，若以爲徽宗時刊本，則嫌名不避猶可說，並神宗御名亦不避，殊難索解矣。此當俟之精研板本者矣。

中國刊書之風，始於江南西蜀，元微之云：『楊越間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于市肆之中』。而五代監本之開雕，其刺激亦來自蜀越。後唐長興中馮道奏云：『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大字。色類絕多。』北宋開雕經史，每於詔書之末云：『下杭州鑄板』。然則北宋之杭州刻工，在不爲官家勾當時，將如匏瓜繫而不食乎？劉之問所舉漢書各本，雖未可盡信，其中或多寫本。然北宋時江南自有其史漢刻本，亦爲理之所應有，古昔史事存者多而佚者少，旣見此書字體刀法，具北宋之狀貌神采，遂必於太宗至徽宗時監本求之，其說可甚美而未必甚信。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如吾之說，地則江南，時則北宋初雕，南宋補板，求之更深則僕病未能也。明知吾論大殺風景，然人與我具未多見，焉敢不慎言其餘乎？

張君苑峯壯年駿才，於金石板本每推翻公認之說以成不移之論。此書問題非單獨所能解決，若綜合宋刊羣書而論定，當有待於張君矣。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傅斯年